

Georges Perec



# 佣兵队长

Le Condottière

[法] 乔治·佩雷克 著 龚蕾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 佣兵队长    Le Condottière

Georges Perec    [法] 乔治·佩雷克 著    龚蕾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佣兵队长/(法)佩雷克著;龚蕾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

ISBN 978-7-5321-6010-5

I. ①佣… II. ①佩…②龚… III. ①中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0960 号

**Georges Perec**

*Le Condottière* © Editions du Seuil, mars 2012

*Un cabinet d'amateur* © Editions du Seuil, 1994

Collection La librairie du XXI siècle, sous la direction de Maurice Olender.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15-1091

责任编辑:秦 静

特约策划:何家炜

装帧设计:高静芳

**佣兵队长**

[法国] 乔治·佩雷克 著 龚 蕾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6.75 字数 120,000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6010-5/I·4798 定价:29.00 元

目录

佣兵队长 / 001

爱好者的收藏室 / 149

## 佣兵队长



## 前 言

克洛德·布热朗<sup>①</sup>

“至于《佣兵队长》，将来读它的人活该。”

读者啊，你便是这样被接待……这一句简短而带有攻击性的发泄以它的方式展现了乔治·佩雷克的苦楚：一九六〇年的那个十二月，当他的手稿被拒绝时，他是如此的失望。

但他没有诅咒将来：“将它留在原来的地方，至少现在。十年后如果是一个可以将它当作伟大作品的时代，再将它拿出来，或者我将在坟墓里等待直到一个忠实的评论家在曾经属于你的陈旧的手提箱里找到它并将之出版<sup>②</sup>。”

佩雷克再次戳中要害。《佣兵队长》是一部作者年轻时期的作品，尖锐而令人惊讶——而“它”衍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品，其中包含了后来其多部著名作品的萌芽。重新修改，重新思考，人们在其中能找到赋予不同作品能量的原动力，无论是《沉睡的人》还是《人生拼图版》。

---

① 克洛德·布热朗曾是里昂二大的当代文学教授，他的著作包括：《乔治·佩雷克》（瑟伊出版社，《当代名人》系列，1988年初版，2002年再版），《勒菲弗先生家的多米诺骨牌局，佩雷克和弗洛伊德，佩雷克对弗洛伊德》（西尔塞出版社，1996年初版，2002年再版）。

② 写给雅克·勒德莱的信，1960/12/4，《亲爱的，最亲爱的，值得欣赏的且迷人的朋友……》，巴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97，第570页。下文将缩写为JL。

而在他去世将近三十年后，人们在十分类似“陈旧的手提箱”的地方找到打字文稿以后，这本书才出版。在一次不可思议的大意行为后：一九六六年搬家时，佩雷克曾经将他年轻时的作品放在“一个小纸箱”中，同时似乎将一些准备扔掉的废纸放到了另一个纸箱里，然后错误地扔掉了应该保留的那个纸箱……“我从来没想过销毁这些文档，”他记录道，“特别是不同版本的《加斯帕尔没有死——佣兵队长》。”乔治·佩雷克于一九八二年去世时，仍带着以为《佣兵队长》手稿丢失的遗憾——“这是我第一部完成的小说<sup>①</sup>”，他在《W或童年回忆》中提到。

当大卫·贝洛斯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为了撰写佩雷克不朽的传记<sup>②</sup>，开始围绕所有乔治·佩雷克的朋友和认识的人进行调查时，他仍然找到了一些文本的复本（其中两份在南斯拉夫）——特别是《佣兵队长》：一份在前《人道报》记者阿兰·盖林的家中，后者隐约记得，也许在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家中有一份从未退还给佩雷克的手稿；另一份在一位《提纲》杂志时期的朋友家中。

《佣兵队长》对我来说是一次充满激情的阅读体验。我在《提纲》杂志时期有幸成为乔治·佩雷克众多朋友之一，他曾让我阅读过他的小说，就如同其他许多人一样。

一九六〇年时作为读者的我——一个少年，这是真的——的

---

① 《W或童年回忆》，巴黎，德诺埃尔出版社，1975，第142页。

② 大卫·贝洛斯，《乔治·佩雷克，在词语中的一生》，巴黎，瑟伊出版社，1994。



确没明白多少这本书中的内容。特别是我曾经读的是一个长的版本，其中我们看到主人公，加斯帕尔·温克莱尔，用了很长的时间来挖掘一个地道，以便逃走，而这一地道在最终版本中却被删除了。这个故事充满了各种碎片，我当时觉得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这一谋杀故事起源于一次不可能的赝品的制造？这一团糟在哪些方面与他的严格要求以及他关于小说的想法有共鸣？他到底想通过这一出乎意料的故事来表达些什么？

我那时停留在一个奇怪的状态，即是一个知道自己没有发现至少应该模糊理解的东西的人。我被这令人窒息的隧道构成的旅程或最初的谋杀而扰乱。我完全没有理解，他们揭示了乔治·佩雷克模糊世界的哪些部分？同时我认为这本书完完全全失败了，出版社的拒绝一点也不奇怪。

五十年后，我重读《佣兵队长》。似乎我的眼睛睁开了。如今我们了解了乔治·佩雷克的所有作品，主干及其旁枝，看到了隐藏根系，隐约了解它们扎根在哪里，如何纠缠，这变得十分刺激。在这里我们拥有一份材料，既粗糙又精美，既昏暗又明亮。就像在一部好的侦探小说中一样，我们享受着侦探的乐趣，看着阅读的线索出现，酝酿，成形。“眼睛跟随着作品中为它安排的道路”，佩雷克引用了克利的话作为《人生拼图版》的题词。睁大眼睛去看，亲爱的读者，看这些线索在一九六〇年的文档和一九七八年的“小说”之间的“精心安排”。一幅拼图（当然是无数计谋的栖息地）的碎片将在你的目光中拼接。

乔治·佩雷克从十八岁起，当时他仍是埃唐普高中的学生，便想要、也知道自己将成为作家。正是基于这一坚定的信念，他挑选自己阅读的作品并开始写作。作家？更确切地说是小说家。

他快速写出多部短篇小说，似乎涉及了许多非常不同的方向。让我们记住三部几乎完成的小说计划吧。首先是《流浪者》（1955，如今已遗失，从未尝试出版；佩雷克当时十九岁），爵士乐手们在危地马拉暴动中被杀害的故事。第二部是完成的小说，《萨拉热窝谋杀》，几乎可以被当做自传（这一次，我们找到了这本小说的打字文稿<sup>①</sup>），该书写作于一次南斯拉夫之旅以后（1957）。这本书被展示给一位发行人（纳多）。它被拒绝出版，但其作者被鼓励继续努力同时更多地琢磨文字。

最后一本是随着时间推移，在完成前，题目以及内容将多次被修改的书，它一点点变化，成为《佣兵队长》。第一个版本，《夜晚》，在佩雷克写给雅克·勒德莱的信中被形容为“解除父子关系的书”：“我作为‘子’而受了如此多的折磨，以致我的第一部作品只能完全摧毁所有孕育我的一切（刽子手，已知的主题，自我辩论术）<sup>②</sup>。”在将此书作为“旧时幽灵的最终结束”的同时，他提供了阅读《佣兵队长》的关键，容易掌握的一点。

《夜晚》变成《加斯帕尔》，而后《加斯帕尔没死》：主人公是加斯帕尔·温克莱尔，一个出自美丽城的孩子，正如其作者，他梦想成为“伪造者之王，骗子中的王子，二十世纪的亚森·罗

① 保存于当代文稿研究所 (Institut Mémoires de l'édition contemporaine)。

② JL, 1958/6/7, 第277页。

宾”。这部《加斯帕尔》只剩下了微不足道的片段。小说的结构复杂，遵守“严格的提纲”，有“四部分，十六章，六十四‘节’，二百五十六段<sup>①</sup>”，以及大卫·贝洛斯所说的“互相摧毁，却同时产生一致性的”主题：“以我为造物主的悖论和混乱”，佩雷克评价到。他写作此书时经历了强烈和幸福的预热时刻：“加斯帕尔逐渐明确，分散，再聚集，充满想法，感觉，感情，新的幻想。【……】一切尽在一中<sup>②</sup>。”对于根据佩雷克在与雅克·勒德莱的书信中的讲述而跟踪项目进展的人来说，也许正是这“一切尽在一中”使之变得困难，难以掌握清晰的主线，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变化如此之大。此书的失败也许正是因为其过度且分散的抱负和过于微妙的交错的情节：“双重情节，权衡，平衡，一般时刻，解理，两分点，顶点，最深谷，水的分割线，等等（你知道的）这些目前是最好的引导我努力的概念<sup>③</sup>。”

但这第一句话，的确完美，它存在于每一个版本中：“马德拉很沉。”

《加斯帕尔》的第一版，相对比较长，约三百五十页，由瑟伊出版社的卢克·埃斯唐阅读，他拒绝了出版此书。乔治·佩雷克自荐写作一个新的版本，其中伪造者加斯帕尔·温克莱尔搞砸了代号吉奥陀并逃脱了警方的追捕。其结构靠近了《佣兵队长》的结构。自此该书的方向被确定为“仅仅是一个唤醒意识的故事”。正是这一题为《加斯帕尔没死》的计划，被伽利玛出版社社长乔

① JL, 1958/8/7, 第 337 页。

② JL, 1958/6/25, 第 282 页。

③ JL, 1958/7/11, 第 300 页。

治·兰布里奇同意收入非常刺激且创新的《道路》系列。这使得乔治·佩雷克在一九五九年五月获得了七万五千法郎的预付款，且就如向他开了绿灯：这是一位作家，或者几乎是。

《加斯帕尔没死》逐渐演变成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一比较短小的一九六〇年的《佣兵队长》——一百五十七页打字文稿。此书因此是经过了一条有许多曲折的道路而到达的终点。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起点，同时也有很多因素可以将之看作终点。年轻的小说家经历了长期的探索，在想象力的自由发挥，有着复杂结构的充满抱负的短篇小说和十分以自我为中心的剧情中犹豫。也许因为他认为找到了使这些发散性的想法相交汇的方法，而认为自己成功完成了《佣兵队长》。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经历了真正的跃进和连续的停顿。停顿是由于泄气，而这是来源于出版社的拒绝。许多出版商告知佩雷克他们认为他将来可以成为小说家，但是当时提供的作品还不足以说服他们。停顿更是因为一九五八年一月至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他去服兵役，主要是在波城，在一个伞兵团——对于写作不太有利的背景，尽管他还知道安排了独自坐在打字机前的时间。最后停顿更是因为他的思想都被出版一本杂志的计划独占，《提纲》<sup>①</sup>。

他很珍惜这本书。他感觉这是他在孤注一掷。对于他，固执，坚定自己的选择，尽管（只有）二十四岁，自认为是作家，同时回避所有其他社会身份，《佣兵队长》是获得这一身份的考验。看着它被出版，就是被肯定，就是看着自己人生的计划被接受，抱

---

① 关于《提纲》杂志，请阅读第 23 页第 1 行。

负被合法化。这一挑战是生死攸关的。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乔治和波莱特·佩雷克在斯法克斯已经几周了（突尼斯的一年在《物》中仅稍有印记）。兰布里奇的决定下达了（伽利玛出版社）：“《佣兵队长》被拒绝了！我今早得到消息。我向你引用这封信”，他对一位朋友写道：“‘我们认为这一主题很有趣且处理得很聪明，但似乎有太多的不周到和冗长描述使得多位审读者表示反对。甚至有些文字游戏，如：一幅好的提香的画比两幅里贝拉的画更值钱。’”仅此而已。怎么办？我哑口无言。重新再写？把它投给其他地方？放弃然后做其他事情<sup>①</sup>？

这是关于计划和问题笼统的说辞。真正的形式上的抱怨。但作者和出版者之间既没有警示灯闪起，也没有对话的预示。还有伽利玛出版社不可言喻的傲慢品味与佩雷克式的强烈的文字游戏之间的冲突。“不周到和冗长描述，当然了。我会记得这个教训。但总之……我很失望。安慰我吧。”乔治·佩雷克将《佣兵队长》当做“救生圈”，这本书被拒绝对他来说比失望更严重，是自我否定。三年断续的努力，是肯定的，还有不断改变却从未停止的计划没有走到终点。对于他这个孤注一掷想成为作家的人，正是这一身份受到了质疑。对于乔治·佩雷克来说，从《佣兵队长》被拒绝（一九六〇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五年《物》的出版（终于成功了）之间的五年是特别艰难的。他自己认定是作家，但年华流逝，他逐渐成熟或者说才华更加显著，却没有任何成就。就像是一次彻底的失败显出雏形。

---

① 《给朋友的五十六封信》，库特拉，天空的蓝出版社，2011，第97页。

让失败更加难以忍受的是佩雷克已经开启了他的工作坊，通过假画这一主题创造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方法来探索他的痛苦像艺术创造的特殊问题一样，敢于描述解放的路线，找到了，按他的想法，“一种与分析传统断裂的方法”<sup>①</sup>，按他的方法写成了《方法论》<sup>②</sup>。小船也许承载了过多的重量。但承载物的质量却没有被勘察。

在各方面看来，《佣兵队长》都像一团乱麻。几条叙述线互相穿插，打结，纠缠。这一袋子的结让第一批读者哑口无言。但這些到处跑出的线条，人们今天直接将它们抽出：它们将我们引向作品的所以下文。

一切都是从这佣兵队长“令人不可相信的充满能量的”面孔开始，墨西哥的安托内罗在一四七五年前后画的这个雇佣兵队长。对于乔治·佩雷克来说他代表了一个“中心形象”，那么“对世界的掌握”在其中表现为对绘画的掌握。在《W或童年回忆》中整整一页纸提到了这一思想的结晶。在这一形象周围表面不同的幻想都能够凝结：一个艺术模范的化身（严峻的现实主义的完美化），有坚定意愿的模范的形象，将一个令人害怕的形象（残忍的

---

① “《佣兵队长》是一本刚刚好的书——即它让我能与分析的传统断裂，并超越它。”（1959年6月10日，《给朋友的五十六封信》，提到了本作品，第17页）。

② 笛卡尔，在《佣兵队长》的卷首语中被引用，他对佩雷克来说是一向的参考，与其说明显不如说是潜移默化（请参考：对抗幻想和错误的描绘，系统的回归知识的源头，“方法”的兴奋……）。

军人：“我学会了战胜这名带着头盔的士兵的影子，他在这两年里每天晚上都在我的床前监视而且只要我看到他就会让我尖叫”，他在一九五六年<sup>①</sup>写道）转变为一个几乎如守护神的泰然的形象，一个个人象征，甚至双人（佣兵队长“上唇上方的微小疤痕”，乔治·佩雷克将它看做与自己自孩提时在维拉尔德朗一次打架后所留下的疤痕一样，成为“区分的记号”<sup>②</sup>，所以很珍贵）。卢浮宫里的那幅油画对他来说有着那么强烈的召唤力，因为它是强烈凝结的主体。

正是在实现一个假的佣兵队长，假安托内罗的时候，加斯帕尔·温克莱尔在几个月以来都献身给了《佣兵队长》。加斯帕尔是一个造假画家，他已经陷入这个身份很深了。他进行了必要的学习，掌握着自己的技术，成为了复制品的王子。但是他仅仅只是一个名为安纳托·马德拉的赞助者要求的简单实施者。在书的第一页，他就杀了他。而这本书，其主体，将会展开这一谋杀事件的来龙去脉，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温克莱尔在挑战安托内罗时失败了。

假画的问题和对画面的描绘在佩雷克的作品里无处不在。在《佣兵队长》中，他多次隐喻荷兰人凡·米格伦（1889—1947），后者因为作十七世纪的荷兰假画（哈尔斯，德·霍赫以及特别是弗美尔）而出名，他制作这些假画并将它们卖给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其中一幅画落到了戈林手中。凡·米格伦被指控将国家珍宝

① 大卫·贝洛斯提及的信件，提到本作品，第170页。

② 请参考《W或童年回忆》，提到本作品，第142页。

售卖给纳粹，他为了证明自己无罪而透露了自己的欺骗行为，在警察的面前画了一幅弗美尔的画。

一九五五年六月至七月在巴黎大皇宫美术馆举行了一次大型的关于假艺术品的展览。佩雷克去看了吗？他的文章总是会列举一些有名的伪造者，如锡耶纳人伊斯里奥·费德里科·强尼或雕刻家阿尔塞奥·多塞纳。佩雷克了解了古老的制作方法（如“硬石膏”，一种以石膏为基础的涂层，以前使用的）。他了解了兹洛缇<sup>①</sup>关于油画的创造的书。总之，他做了充足的准备来使自己关于伪造者的故事令人信服<sup>②</sup>。

这一类似于凡·米格伦的故事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是一位真正的创造者。他甚至曾大胆地构思了一整幅弗美尔的宗教画（《耶稣最后的晚餐》，等）。凡·米格伦，强尼或多塞纳，他们远不止是复制者，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曾是创造者。

“根据三幅弗美尔的画作，凡·米格伦创造了第四幅”（《佣兵队长》）。这里我们与拼图的技术相近，这在佩雷克的想象中最基础的。“我任意选择一个人的三到四幅画，我在其中挑选一些组成部分，我重新打乱，然后组成一幅拼图。”一九六〇年加斯帕尔·温克莱尔的悲剧正是因为他无法成功将这不协调统一起来：

---

① 佩雷克在《佣兵队长》中引用了亚历山大·兹洛缇的名字，他是《扬·范·艾克的发现及油画方法从中世纪到今天的演变》的作者，佛罗里出版社，1941年。佩雷克正是向他借鉴了瓦萨里的两段话（意大利语）。根据瓦萨里传下来的一个传说（兹洛缇曾引用，第76—84页）且由佩雷克重发，安托内罗·德·墨西拿，可能是跟随范·艾克学习的油画技巧。

② 正因为如此，他关于加斯帕尔·温克莱尔个人及家庭的故事的处理是自然的且带有许多的奇特性。



他知道他的“佣兵队长”失败了，因为它是由这些补丁和碎块组成的。

他对借用的使用在这里只导致了失败。但是看到佩雷克的多篇伟大文章都自然地使用了对文章或明或暗的偷窃，这是令人着迷的。《沉睡的人》，文中那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就如经历过的处于抑郁中和没有生活欲望之间的关系，它充满了对各种作者隐蔽的借用。人们很少将有人称写作与无人称写作的悖论推到如此远。而《人生拼图版》是一个巨大的抄袭他人作品拼凑而成的东西……《佣兵队长》的加斯帕尔·温克莱尔是作家佩雷克的先导者。

这位1号加斯帕尔作为凡·米格伦的弟子被引向了绝境。因为需要杀死一个赞助人。但是一旦被从马德拉或其他像他一样的人的手下解救以后，一旦做假不再是一个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佩雷克于是创造了一种新的自由，“一种新的词汇”，如他在这里所说，得益于他狡猾的、坚持的、嘲笑的、模糊的、私下窃取的使用。

“完成在他之前的伪造者们从未敢尝试的：真正地创造一幅过去的杰作。”在绘画一个与卢浮宫里的“佣兵队长”的面孔同样完美的面孔时，加斯帕尔·温克莱尔想要实现一个了不起的壮举<sup>①</sup>，将他抬到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同等的水平。而为了让这一高端的事物完成，他必须重新创造这一单纯力量的形象，这一超越标

---

① 向不可能的壮举挑战，佩雷克将不停地指出这一点（《消失》《重现》《人生拼图版》《爱好者的收藏室》等）。